

# 我村的硬壳狮子

●吴惠芳

在记忆里，家乡过年是很热闹的，从正月初五到正月二十，露天电影、婺剧表演是常有的，邻村来的小脚灯、走马灯、貔貅也为村里增添了很多乐趣，当然主角还是自己村里的舞狮队。

过年了，村里的老者就为“硬壳狮子”梳理又厚又长的青蓝色狮毛，因为舞狮时会被接狮子的人家剪去一些狮毛，所以除了梳理还得再添一些狮毛。狮毛整理好了，就是给狮头上漆。狮子头是用樟木雕成的，上漆师傅给狮头涂上土黄色、绿色、红色等颜色，上好漆的狮头张着血盆大口，威风凛凛。正月初五开始，舞狮队招募队员的工作也开始了。那时进入舞狮队成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求，负责舞狮队的村干部就会按照身高、长相、行动灵活程度等条件来挑选。初七左右，舞狮队队员就开始训练了，主要是训练队员之间的配合。初九，舞狮队就会由双开锣开道，到集镇上去舞一回，那些新开张的店家会很慷慨地送上一个大红包。正月十一，就是舞狮队到“新殿”（隔壁村的一座庙宇）报到的日子。那一天，周边几个村的所有狮子、花灯、貔貅都汇聚到那里，那热热闹闹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。新殿的人会给每个队一个红包，会给狮子、貔貅等撒上一点开光用过的水。

正月十三、十五两天，是村

里接狮子的时候。我父亲在舞狮队打着灯笼兼收红包，因此我们也更了解舞狮的一些规矩、游戏动作。舞狮的活很累人，这两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接两次狮子。由于村子大，一遍轮下来需要从早上开始到次日凌晨才得稍事休息。舞狮队队员有特殊的打扮，每个人用米白的粗洋布打着厚厚的绑腿，从脚尖一直绑到膝盖，脚上则穿着草鞋。正月十三那天，舞狮队由双开锣开道，先到村里的祠堂去一趟，全村男女老少也都赶来了。谁家第一个接到狮子，那是很荣幸的。每到一家，都有双开锣在前引路，接着是敲锣的，打灯笼的，然后才是狮子。狮子起舞时，锣鼓的伴奏声很大。狮子按套路夹动大口，发出厚重的木击响声。高潮时，观众高喊助威，气势磅礴。而狮子木击声音越响，观众的喊声也越高。接狮子的主人的鞭炮声越大，舞狮队的热情也越高。我们这些孩子，则跟在舞狮队后面疯跑。而那些不太出门的新媳妇，也会在这个时候由新郎官牵着手去追赶狮子。

村里几个条件好的家庭，或者是老板，舞狮时往往会有更多的精彩。除了会有更多的鞭炮、会扔糖果、会摆上点心，他们往往会在自家楼板底下挂上香烟，谁拿到就归谁，于是舞狮队就更卖力了，会让狮子直起身子，舞狮队员的手从

狮子的血盆大口伸出，一把扯下香烟，这时候周围的掌声就更热烈了。

还有些人家为了讨些特别的彩头，比如，希望媳妇早点怀孕，或者希望已经怀孕的媳妇生个男孩，他们就会很郑重地来接狮子，在家里摆上点心，预备下大鞭炮小鞭炮。双开锣来了，主人笑脸盈盈地迎出来。鞭炮响起来了，舞狮队在门口舞动开了。一个回合结束，开始吃点心了，来者有份。点心用完，舞狮队就被主人接到新房去“闹一闹”，甚至让狮子爬到床上。舞完了，主人就会用剪刀剪下几根狮毛，压在媳妇枕头底下，负责打灯笼收红包的父亲则从装红包的袋里取出两根“狮子红”（有三寸来宽，两米来长的大红粗洋布）绑在床档上。这“狮子红”可是村人眼里“趋吉避凶”的好东西。等新媳妇生下孩子，婆婆会用“狮子红”给孩子包裹衣裳；等孩子学走路了，“狮子红”就被绑在孩子的腰部，由大人在身后牵着。

正月里舞狮活动结束，舞狮队会认真清点所收的红包、香烟，父亲则记好一笔一笔帐。为来年留下一些买材料的钱、向村里的祠堂捐上一点，其余的就作为舞狮队队员的报酬。另外，每个队员还能分到一两条的“狮子红”。我家也有“狮子红”，我们姐妹的孩子都是由“狮子红”牵着学会走路的。

# 福福师和老华头

●杜明福

福福师是和我父亲一起在古镇饮食店工作多年的做面食的师傅。他老家在义乌，从小出来学艺谋生，至今还孤身一人。福福师的手艺不错。尤其是炸油条，全店要数他做得最好。他下锅炸的油条，又粗又直，两头滚圆。用同样的面，同样的油锅，别人就做不出他那样“胖”的油条。

长年与他相伴的是一把三弦。他一空下来就弹三弦。小时候，我曾经和他一起住在店里，一见他弹三弦，就会坐在旁边听。有时他也拉几下二胡。他弹的、拉的都是婺剧音乐。大人们说，福福师就是迷上三弦了，连老婆也不讨了，把三弦当老婆了。福福师的三弦弹得最好听的是一曲《僧尼会》中的花西皮，忽急忽慢，忽轻忽重。后来古镇上组织一个文艺演出队，福福师就当起了头儿。他张罗演出、台里台外，忙前忙后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那时有不少票友，经常聚会，会演一些小戏，如《拜月》、《对课》、《僧尼会》、《三娘教子》等等，有时也会自编一些新戏，配合形势宣传演出。

那年为了配合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，排了一个挽救贪污犯的小戏。这个剧情是福福师构思出来的。老华头扮演父亲角色，老华头大名叫诸葛华，也是

饮食业合作商店的职工。他不仅是一个锣鼓班里的骨干，专司打大锣，而且他在戏曲艺术上的才华也真有两下。一套婺剧锣鼓滚瓜烂熟，几十本戏的锣鼓点子娴熟于心。尤其一副大钹在他手上玩得出神入化。而且他还会唱道情、唱数板，象棋也下得好，还会演戏，还会临时编唱词。婺剧中的徽戏、乱弹、滩簧、高腔、昆腔、时调六大唱腔的曲调他都会。他真是多才多艺的人。在这个小戏中他演的老农民用忆苦思甜的方法来教育犯错误的儿子，采用了一大段二簧流水的唱腔，唱词也是他自己编的，现场效果可好了。

老华头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老农民进城参观，歌颂解放后新中国巨大变化的小节目，老华头仍演老农民，唱的是时调中卖草屯的唱腔，加上他自编的数板，节目风趣得很。那时我才十多岁，刚上初中。为这个节目打鼓板，在自己店堂里演出还马马虎虎，后来到古镇礼堂演出，第一次见这么大场面，紧张得不得了。福福师拿把三弦就坐在我旁边，不断鼓励我，别慌，把台下当作没有人，只管把鼓板打好就是了——福福师教我专心致志，不受干扰！认真做好自己的事。



# 妇人学舌

(民间笑话)

■老沙 收集整理

从前有两个教书先生，一个姓陈，一个姓吴，两人是好友。人们都夸吴先生的妻子贤惠聪明，陈先生想去他家见识见识。一天，得知吴先生有事出门，陈先生就独自前去他家领教。一进门，吴先生的妻子便文雅地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陈先生回答：“耳在东边”，不料吴先生的妻子脱口就说：“哟，陈先生，稀客稀客！”于是让座、请茶。对话中，吴妻滴水不漏。陈先生知道吴家贫穷，估计他今日出门是去借粮了，便问，吴先生今日去哪里了？为了何事？吴妻笑笑，他么，昨日来了一封书帖，一个做官的书友要会他。陈先生心中暗自叹服。临近午饭时间，吴妻正为午饭断炊发愁。幸好米粉缸里刮出小半碗米粉，蒸熟后，搓成一个个精致的小丸子，加点糖，加上水，盛上满满当当地一碗，对客人说：按理说，陈先生今日光临寒舍，理应酒席款待，可不巧我家主人不在家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把盏敬酒显然不妥。所以就不备酒菜了。知道你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出生，爱清淡素雅，口餐又细，特烧了一小碗甜点心，请你品尝。肚子已饿，一小碗点心立马下肚，陈先生直夸味美。离别时吴妻到门口送行，陈先生走出已有十多步路，忍不住回头望了吴妻一眼。吴妻问，陈先生看什么呢？陈先生当然不便明说，只得说：我看你家的房子造得真漂亮。吴妻说，吴先生哪有这本事，都

是靠亲戚朋友帮忙造的呀！

回到家，陈先生为吴妻的聪惠与自己妻子的愚昧形成鲜明对照而长吁短叹。陈妻问，今天你是吃了什么药，犯的什么病？陈先生将他今日到吴家登门拜访的事一一细说。陈妻说，我还以为她有三头六臂呢，这点本事，有什么稀罕。改天你叫他来我们家，看我怎样对付。

这天，吴先生来访，陈先生则躲藏在自家，他要亲眼看看自己的妻子怎样招待客人。吴先生到家，陈妻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吴先生答：“口朝天”。陈妻想了半天，也猜不出这“口朝天”是什么意思。她东看西看，

上看下看，忽然看到了床下的夜壶。她高兴地说，原来是夜壶先生，难得难得。吴先生问，陈先生今日去往哪家府上？陈妻回说，他这个人天地熟，做官坐府的，杀人放火的，打更敲鼓的，什么府都熟，现在不知死到哪个阎王殿里。吴先生听了大为惊讶，而躲在家中的陈先生更是一肚子的痒抓不出。离别时，吴先生同样回头望了一眼，陈妻也问了一句：先生看什么呢？吴先生看见她身边有两个小孩，便推说，我看你两个小孩真漂亮。陈妻谦虚地回应道：我家先生哪有这本事，都是亲戚朋友帮忙生的呀！



# 我家粮食一本帐

●余金土

我生长在龙游北乡，旧时有句顺口溜：“龙游穷北乡，黄泥路连着黄泥山，天晴象刀枪，落雨象油缸”。农民为了填饱肚子，祖祖辈辈在那人均一亩的黄土地上早出晚归，辛勤耕作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。当翻开过去自己那为了粮食而汗流浹背的一页页历史，感受颇深。

自从懂事时起，知道生产队里的口粮是按年龄段人口分配的，1至18岁每年每人人口粮为450斤，18至59岁为650斤，60岁以上为400斤。而这些分配的口粮还不能十足兑现，要看年成好差来定。我家一共6口人，共分配到口粮2650斤，可家里只有爸爸是一个正劳力，每出勤一天为10分工分，妈妈也出工，每天4.5分工分，二个姐姐也放弃了读书，到队里牵牛每天挣得5分工分，哥哥小学没有毕业就走进了生产队参加劳动。每10分工分分红为2角钱。队里口粮只能分到85%，我家共分到粮食2252斤。每百斤价款为9.6元，所需口粮款为216.24元，工分分红为130元。一年到头辛辛苦苦，连口粮也挣不到手，还要欠生产队86.24元，成了老超支户。

在秋收季节里，我每天放学回家也拎着一个篮子到田畈里拾稻穗，到山上扫树叶，用来做柴火。冬天到柏子树下拾柏子，卖到粮站去，每市斤三角钱，用作补贴家用。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艰难，一年到头有好几个月吃番薯丝饭、白菜饭、萝卜饭和马兰田野菜饭。

自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我刚成家立业，家里分到4亩粮田，真是把粮田当成了宝贝来呵护。一家人起早摸黑，拼命地干活，为了多种粮，真是“山头开到尖，田头种到边”。一年下来，粮食喜获丰收，不但留足口粮、饲料粮，还卖了200多元粮款，那种高兴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。可好景不长，几年下来，粮食饱和了，取消了粮食定购任务，粮食推向市场化，卖粮难又成了农民的一块心病。到了秋收后，我家雇了一辆拖拉机运了2000多斤稻谷，早上四点多钟拉到粮站门口，一看傻了眼，售粮的队伍已排成了“长龙”，一直等到下午一时才轮到我。

后来，政府号召产业结构调整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产出率，改变过去增产不增收的状况，许多农民开始不种粮了，在确保基本粮田的种植以外，当地的一些种粮大户把烂冬田、低产田推成池塘，搞起了“淡水鱼与珍珠蚌混养”的模式。把高沿田、靠天田改种柑桔和小水果。不但改变了过去种粮吃力，麻烦的劳作方式，而且每亩粮田收入每年增加数百上千元。依靠产业结构调整，农民的生活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泥墙屋变成了小楼房，小轿车、空调、电脑、彩电、冰箱、电话、手机等高科技家用电器全武装。许多农户从过去的拼命挣工分保温饱，分田单干卖粮难，到现在的进市场买粮这一过程，你就知道种田人变化真是大。